

廬山煙雨

蘇軾在臨終前寫給兒子蘇過的一首詩「廬山煙雨」，全詩言簡意賅，富含哲理，短短 28 個字，論盡人生。

廬山煙雨浙江潮，未到千般恨不消。到得還來別無事，廬山煙雨浙江潮。

此時 64 歲的蘇軾，經過無數次被貶，已是風燭老人，但他對人生卻有了更深的感悟。全詩的大意是：廬山的煙雨、錢塘江的潮汐，都是值得一去之景，要是此生不去，定會遺憾終身。可當真的到了廬山下、錢塘江前，看到這煙雨蒙蒙、潮水湧動，不外如是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觸；到了最後，它們還只是廬山煙雨浙江潮。這首七絕共四句，第一句和最後一句一模一樣，這也正是這詩精采之處。

「廬山煙雨」和「浙江潮」分別是山和水之絕，在去之前人們被這山水吸引。這樣，心願就成了一份執念，在未到山水前，這山和水早就不是自然的山水，不過是人想像中的執念。套用一位禪師所說：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。這時人或許覺得：因著現象和想象不一而帶來失望，帶來一種幻滅的感覺，真是「到得還來別無事」。這正是人生的寫照，就像我們，未移民來美國前，往往帶著一種美國夢，來到美國後，夢破了，更甚者，原來是一個惡夢。面對著這樣的幻滅，我們怎樣面對呢？蘇東坡還是哪一句：廬山煙雨浙江潮，這使人想到那位禪師所說：看山還是山，看水還是水。沒有任何執念，或者這樣會比較好受一點。

其實，這一首詩正是蘇東坡一生的寫照。年少的時候，總要闖進廣闊的天地，他用了一個比喻：山間石溪裏的鯉魚，偶然遇上赤日沸水的天氣，而溪裏全是密密麻麻的石頭，找不到可以鑽身的隙縫，就會陷於窘迫，如同涸轍之鮒。所以，一定要躍出小溪，去大江大海，不要做浮沉淺水的群

蛙。這似乎是每一個中國讀書人的理想。但結果怎樣呢，在蘇東坡 66 年的人生中，宦海浮沉，烏台詩案幾乎喪命，雖然沒有死，但一生都在漂泊之中。先後被貶至開封、鳳翔、杭州、密州、湖州、黃州、潁州、揚州、定州、惠州、儋州 十餘個地方作地方官，正如他說：人生到處知何處？應似飛鴻踏雪泥。人生就好像飛翔的鳥兒，剛好踏在雪泥上，然後又飛走了！在悲嘆之餘，只能講一句：我今身世兩悠悠，去無所逐來無戀！一切到是空的！話雖如此，蘇東坡卻又不是一個完全悲觀的人，從他的詩詞看來，我們卻又看到另一個蘇東坡，既有「天涯何處無芳草」的傷感，但卻又有「千鍾美酒，一曲滿庭芳」的痛快淋漓；既有「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」的領會，但卻又有「大江東去浪淘盡」的豪邁；既有「一蓑煙雨任平生」的悲哀沮喪，卻又有「也無風雨也無晴」的平靜；既有「世事一場大夢，人生幾度秋涼」的失落，卻又有「門前流水尚能西，休將白髮唱黃雞」的積極奮進。蘇東坡是一個很有趣的人物，既有人生的傷感，但傷感中又隱隱約約有一種豪邁，既有風霜的經歷，但寒冷裏卻又有一點親情的溫暖。悲觀和樂觀，交織在一起，這就是蘇東坡詩詞的特色，也是他人生的寫照。

蘇東坡一生頗受禪宗思想的影響。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。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蘇東坡曾經說過，再可怕的事，本身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還沒有發生時我們的擔心和恐懼，一但真正發生了，也就沒有什麼可怕了！我們怕風風雨雨，怕得失成敗，生離死別，但深想一層，這一切都是空的，風雨會過，晴天也會過，何必斤斤計較得失成敗，也無風雨也無晴，倒不如享受人生：一張琴、一壺酒、一溪雲，都可以叫我們找到快樂的泉源，找到平靜的源流。

蘇東坡哪樣「作過閒人」的人生觀，是否真的給我們人生的答案呢？我們就要來比較一下使徒保羅的「天鵝之歌」。聖經提摩太後書四章 6-8 節。「我現在被澆奠，我的時候到了。那美好的像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，從今以後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，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。不但賜給我，也賜給凡愛慕交交祂顯現的人。」論到蘇東坡與保羅的分別，我們就要再看看蘇東坡廬山煙雨這首詩。

正如上述，蘇東坡是深受禪宗的影響。禪宗有一個說法，參禪有三個階段：第一個階段是：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。第二個階段是：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這所謂山和水，只不過是人想像中的執念，與現實的山水是有差距的。第三個階段是：看山還是山，看水還是水，意思是：當你深看一層，萬物皆空，山還是山，水還是水，沒有什麼特別。首句「[廬山煙雨浙江潮](#)」，是帶有一些不切實際的期望，末句「[廬山煙雨浙江潮](#)」是看透了人生真相，也無風雨也無晴，又何必執著，自取煩惱呢？

我以為蘇東坡的問題，乃在乎「看」這個字。蘇東坡所寫的一首千古絕唱，家喻戶曉的詩「題西林壁」有云：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」我們永遠不會看到廬山的真面目，唯有走出廬山看，才得全貌。其實，不但看廬山如是，看萬事萬物也是如此。如果我們只從日光之下的世界去看人生的問題，我們永遠都看不出人生的真諦。唯有我們在日光之上、神的世界去看，才會曉得人生的真諦。所以我們可

以這樣說：蘇東坡沒有看到第四個境界：「看山點只山咁簡單！看水點只水咁簡單！」我們就以水為例，以下是一些有關水的特質：

1. 地球上大約 **97%** 的水是鹹水。只有 **3%** 是淡水。其中 **3%** 的大部分被凍結在南極洲的極地冰蓋。其餘 **1%** 存在於湖泊、水庫、河流、溪流和地下。自創世以來至今，地球水的份量都是一樣，絲毫沒有損失。我們以為浪費了的水，其實透過水的還原是並沒有失去。
2. 水在水循環中繞著地球流動。一個世紀內，水分子平均在海洋中停留 **98** 年，在冰中停留 **20** 個月，在湖泊和河流中停留約兩週，在大氣中停留不到一周。數千年來，地球上的大部分水都被鎖在冰川和極地冰中。
3. 或問：地球上大約 **97%** 的水是鹹水。只有 **3%** 是可飲用的淡水，這豈不是很浪費？非也，原來海水功效極重要。海洋可調節地球的溫度，有很多海洋生物棲，更是航運通道，及其他重要功能。況且，水可循環，透過蒸發、冷凝、降水、滲透和地表徑流，太陽每天蒸發一兆噸水。因此，海水與淡水的比例是不變的，也是最合宜的。
4. 結冰的水比液態水輕 **9%**，這就是冰能漂浮的原因。如果水像大多數其他物質一樣，冰就會下沉，地球將成為一個寒冷、乾燥和充滿敵意的星球，寒冷的海洋、湖泊和河流的底部有厚厚的冰層。這地球就不可能成為人棲身之所。
5. 人體約 **66%** 由水組成。人腦約 **75%** 是水，人血液約 **83%** 是水。就像地球一樣，水調節人體的溫度。如果發燒，您應該喝大量的

水，以彌補蒸發損失的水。所以水就成為生命不可缺少的元素。一個人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可以生存大約一個月，但在沒有水的情況下只能生存大約一周。一個人每天必須消耗大約兩誇脫的水才能健康生活。大部分水來自我們吃的食物。

6. 一棵樹每天可以將 70 加侖的水從地面輸送到大氣中。在水的循環中，樹木至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另一方面，沒有水，所有植物都不會生存。
7. 水被稱為“通用溶劑”，因為它比任何其他液體能夠溶解更多的物質。這對地球上的每一個生物都很重要。這意味著無論水流到何處，無論是透過空氣、地面或透過我們的身體，它都會帶走有價值的化學物質、礦物質和營養物質。

從以上簡單的描述來看，「水」真是不簡單，難道這是偶然和湊巧的嗎？正如科學家 Dr. Ross Anderson 說：水是地球上最豐富的化合物，也許在太陽系中，它具有如此多的特性，使其真正引人注目，特別是在使地球適合居住和生命成為可能方面。每個屬性都清楚地表明水是專門為使地球適合居住而設計的。正如以賽亞書 45:18 說：「創造諸天的主，祂是創造大地並創造大地的神，祂建立了大地，並沒有將其創造為一片荒地，而是將其形成為可居住的地方。」

我們又再以浙江潮為例，蘇軾所說的浙江潮就是我們今日所說的錢塘江潮。錢塘江潮是錢塘江下游特有的一種自然現象。錢塘江潮一日兩次，相隔約 12 小時，潮頭最高時達 3.5 米，潮差可達 8 - 9 米。每年的農曆八月十八，是流傳千年的傳統觀潮節。當潮到

來前，遠處先呈現出一個細小的白點，轉眼間變成了一縷銀線，並伴隨着一陣陣悶雷般的潮聲，白線翻滾而至。幾乎不給人們反應的時間，洶湧澎湃的潮水已呼嘯而來，潮峯高達 3—5 米，後浪趕前浪，一層疊一層，宛如一條長長的白色帶子，大有排山倒海之勢。詩云：「錢塘一望浪波連，頃刻狂瀾橫眼前。看似平常江水裏，蘊藏能量可驚天」。潮頭由遠而近，飛馳而來，潮頭推擁，鳴聲如雷，噴珠濺玉，勢如萬馬奔騰，可見水的威力。小小的錢塘江潮尚是如此威猛，更何況神降下的洪水！

使徒保羅之所以異於蘇東坡，是因為他不是身在廬山中看廬山，而是走出廬山看廬山，也即是從神的世界來看人生，唯有這樣，我們才看清楚人生的真諦。許我們問：神的世界與我們的人生有何關係呢？保羅這首「天鵝之歌」正好回答這個問題。提摩太後書四章 6-8 節：「我現在被澆奠，我的時候到了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，從今以後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，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。不但賜給我，也賜給凡愛慕交交祂顯現的人。」在這段聖經，保羅提出了他在世的身份、使命、和盼望。首先，他以一個在戰場上爭戰的士兵來描繪他的身份，他是基督的精兵，作為一個士兵，最重要的是完全的委身 (Dedication)，正如提摩太後書第二章 4 節說：「凡在軍中當兵的，不將世務纏身，好叫那叫他當兵的人喜悅。」在臨終之際，保羅存著感恩的說：「那美好的仗，我已經打過了。」他又以一個運動員來描繪他的身份。「人若在場上比武，非按規矩，就不能得冠冕。」這裏所謂在場上比武，是泛指運動員，作為一個運

動員，最重要的就是紀律，即保羅所說「按規矩」(Discipline)，無論是賽前的練習，或是比賽時按著規矩，都是有關自律的問題。一個沒有自律的運動員，肯定是失敗的。同樣，我們活在世上，就好像馬拉松長跑競賽，就如希伯來書 12 章 1 節說：「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，與同雲彩為著我們，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，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，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，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，就輕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難，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。」最後，保羅更稱自己為「信者」，意思是：在他一生中，無論是高時低、是得是失、是福是禍、是興是衰、他一直都是堅持著對神的信任，仰望著神給他的應許，因為知道這是我們唯一的盼望，也是永遠不會落空的盼望。這盼望就是：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，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賜給他的。不但賜給保羅，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。保羅這種生命力，我們無法在蘇東坡裏找到！